

朱贏椿《蟲子書》 無心之作膺「中國最美的書」

關於自己創作的《蟲子書》榮膺 2016 年度「中國最美的書」，朱贏椿認為，「應該是評委們看《蟲子書》覺得比較新奇，文本上非常陌生，來自於蟲子們的無心創作，圖形上又與人的作品有相似性，但卻無法解讀。」據悉，《蟲子書》在內地熱賣，2016年銷售了1萬冊之後，加售了1千冊的特裝本，今年又再加印。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旻

朱贏椿，現任南京書衣坊工作室設計總監，南京師範大學書畫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設計或策劃的圖書曾多次獲得海內外設計大獎，並數度獲得「中國最美的書」和「世界最美的書」稱號。

翻開《蟲子書》，可見斑蠅的行李、蚯蚓的軟軀、蠟燭的工筆、天牛的潑墨、瓢蟲的焦山水、蝸牛的字、椿象的禪意、馬蜂的癡狂。有蟲子蘸墨後在潔白的宣紙上爬行留下的痕跡，從而組成一行行神秘書法，隨意婉轉，老辣縱橫；有蟲子咬噬後鏤空的樹葉設色碑拓，如千年古潭中暗綠的苔痕夢影，又似在平淡處見天真，在沉穩中伏脈龍蛇，渾成恣肆的宋代山水畫。雖無筆墨技法，但這些蟲子們以自己輕巧的身體，在點與線、枯與潤、明與暗、強力與細柔、辛辣與溫存之間，勾勒出自己直接的活潑的生命體驗。

朱贏椿說，「開半畝田，種五年菜，引百種蟲，集數千字，成一本書。」這本書先後「創作」了5年，他試圖以這些作品表達自己的藝術態度，即「藝術就在我們身邊」，「不是只有人作的才是藝術」。

對於生長於鄉村的朱贏椿，蟲子們就是他的夥伴。五年前，朱贏椿在工作室的院子裡種了多種菜，引來了一百餘種昆蟲。他說，「放低自己，放到和蟲子一樣低，你就會發現即使是一隻小蟲子，牠也能給你帶來你自己想不到的靈感和啟發。」

朱贏椿介紹道，蟲子作畫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最自然的過程，「我最喜歡這個部分，蟲子產在菜葉上的卵，生成很小很小的蟲子，牠啃食葉脈組織，一邊吃一邊長大，菜葉上便自然形成一個圖形，就是一個蛹的成長過程。」「還有一種是借助於天。蟲子對菜葉一點點咬噬，下雨、颶風，風吹雨打之後，葉子表面會產生一種圖案」。再如「蝸牛啃食牆上的青苔，也是圖形而已，我們把它當成了畫，其實是它生活



朱贏椿
受訪者提供

《蟲子書》封面
記者陳旻攝

的軌跡。」對於自然方式，朱贏椿說，「我先是觀察者，然後是收集者，把牠們收集起來。」另一種方式就是，「我用紙放在菜地裡，用自己調製的深顏色的果汁和一些食用的顏料，調成深色的染料，蟲子爬過去以後，在紙上留下痕跡。」而《蟲子書》裡的內容，「自然的部分與人為的各佔一半。現在你再讓我重做，我會把自然這部分更放大、更多。」

反思人類藝術

問朱贏椿「蟲子創作與人的創作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他說，人在創作的時候最怕的是刻意，但「人會被刻意所干擾，尤其是人經過訓練以後，丟不掉自己習慣性的創作手法。如學了素描、學了西方的油畫創作手法，你畫畫創作的時候會受影響。……那麼看蟲子的畫，蟲子並不知道什麼是色彩感覺，什麼是線條，什麼是油畫，牠們也不知道什麼是藝術。蟲子做這個的過程與藝術是沒有關係的，而恰恰是很難做到很純粹的內心流露的創作感覺。」

朱贏椿也認為，蟲子在不知道創作為何物時，「會發現牠和人的最大區別是：人會有執念、會有功利心，而牠們卻沒有」。

朱贏椿把蟲子「創作」的作品，「用人熟悉的手法如用書法、用畫打印出來裝裱在鏡框裡」，讓人去欣賞，「用這種方法去讓人們反思藝術」。

朱贏椿也談到，蟲子作畫談不上創新，「每種蟲子只有一種『創作』手法，我只能尋找不同種類的蟲子，用增加蟲子的種類來豐富蟲子軌跡的多樣性。」他說，因為每個種類的蟲子性格不一樣，有的是飛，有的是爬，有的有腿，有的沒腿，牠們在紙上或葉子留下的痕跡都不一樣。有的蟲子牙齒比較

多，有的牙齒比較少，牠們在不同材質上留下的痕跡必然不一樣。「只要種類豐富，東西必然是新穎的。」

「找到了小時候生活的影子」

朱贏椿的主業是書籍設計。這些年，他將最多的熱情與精力用於創作與設計自己的書。他說，「表達、創作是我內心的衝動，搗不住的。創作、表達、分享給別人，是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尋找靈感、創作成藝術品，表達出去後一起來分享，這是我的使命。」他不停地嘗試以各種手法創作，如寫詩，創作出《設計詩》；拍照片，製成《空渡》；寫散文，出書《蟲子旁》，一字不落，創作《蟲子書》。朱贏椿認為，「只有自己真正的創作，才能把心裡的东西流露出來。」

2016年9月，朱贏椿攜《蟲子書》在英國倫敦舉辦了《SLOW：朱贏椿對話歐洲藝術家》藝術展覽，展出的蟲子畫吸引了眾多英國觀眾。倫敦時間9月20日，《蟲子書》被大英圖書館永久收藏。大英圖書館負責人薩拉女士表示，「大英圖書館有著極其豐富的藏品，然而像朱贏椿這樣的作品也正好對我們藏品是一個補充，他的書在大英圖書館不僅供我們當代人閱讀，我們將之作為一

蟲子在「作畫」
受訪者供圖



個永久性的藏品，可以讓後代繼續去欣賞。」

不過，最令朱贏椿開心的，是自己的《蟲子書》受到大學生們的喜愛。去年下半年，他先後赴中央美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美院、南京藝術學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醫科大學等內地高校開設《蟲子書》的講座，反響熱烈。「我告訴他們，生活裡有一種美更重要，它與我們息息相關。蒙娜麗莎本身跟我們沒有太大的關係，我們去膜拜她，或者真正去欣賞她。但生活裡的日常之美，卻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朱贏椿特別希望將蟲子們刻在自己童年時光中的無可替代的美感與現代大學生們分享，蟲子在菜葉上咬噬的軌跡、蝸牛爬過的痕跡，蚯蚓在土裡遊過的印跡。「這些日常生活裡不用花錢買的美，可能對我們更加重要。」

朱贏椿特別強調，《蟲子書》是在人的意念狀態下呈現美的一種方式，而《蟲子書》給他帶來的還有創作上的改變。他說，「我一直試圖掙脫束縛，拋棄以往捆綁自己的藝術技法，因為你對技法太熟悉的時候，你怎麼做都會被網住，但在看了大量的蟲子所謂創作的圖形和圖案之後，對我有很深的觸動——原來圖形也可以這樣做。」

無一漢字的《蟲子書》問世後也引來爭議。對此，朱贏椿表示，「探索一種未知的東西，把蟲子的『作品』拿出來是冒險的，但是我還是想把這個揭開，看看人們的反應。」

「這本書我個人很喜歡，對於我很過癮，這有介事地在做一件看起來莫名其妙的事情，花費那麼多心血去排版，把字排列起來。」輕撫著《蟲子書》，朱贏椿的目光似慈父般盈滿脈脈温情，他說，「6年了，種菜已經成為習慣，可能永遠種下去。哪怕不做書，只為蟲子們。」

書介

圖文：草草

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時報



「我們當然每天都看到很多東西，但那很多是因為有必要看所以才看，並不是真的想看所以看的。就像在電車上或汽車上，眼睛只是追蹤著一迎面而來的景色那樣。要好好花時間仔細看一件東西，我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我們甚至逐漸變得不知道，真正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觀察）東西是怎麼一回事了。」村上春樹睽違9年的旅遊散文。說是旅遊，其實是生活。記錄7個國家，從亞洲到歐洲、熱帶到北極圈，從村上春樹的散文裡可以看到透過旅遊，能夠看到生活中最平凡，然而其實新鮮至極的事。

人魚沉睡的家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文化



瑞穗被判定為腦死。雖然醫生都說瑞穗沒救了，但我還是決定將瑞穗帶回家中，每天和她聊天，推著輪椅帶她散步，還為她換穿漂亮的衣服……可是，為什麼大家都對我投以畏懼的目光呢？他們說我把瑞穗當成玩具，說我是個自私的母親，說我在玩弄一個死去的人。我不懂，誰能證明瑞穗死了呢？而我又要如何證明她還活著？一個危險的念頭在我心裡浮起……如果每一部推理小說一定要有一個兇手和一個死人，那麼《人魚沉睡的家》所觸及的可能就是最危險、最駭人的一種推理情境。東野圭吾在這部出道三十年的紀念作之中掀起激烈的思辨：腦死到底算不算死？讓失去意識的人繼續活著，逐漸變成別人眼中的怪物，算不算是一種殺害？而殺了一個腦死的人，所殺的是活人還是死人，又該不該被定罪？在故事的最後，所有人性與道德的兩難，終將懸掛於一條以愛為名的繩索兩端，擺蕩不止，沒有答案。

當我提筆寫下你：你就來到我面前

作者：張曼娟
出版：麥田



你還寫信嗎？還能收到信嗎？當我提筆寫下你，不管是用信紙、明信片、書籤卡片，都是對你滿滿的祝福。當我提筆寫下你，一筆一畫，靜心書寫的每一刻，彷彿都是對你「愛的召喚」。張曼娟一天一則，精心為你書寫的心情手帖，從與家人相處、戀愛這件事到多年處世心得……每一段精句，都是歷經繁華人情提煉出來的生命結晶。

愈睡愈成功

作者：雅莉安娜·赫芬頓
譯者：洪慧芳
出版：商業周刊



別再以為「少睡一點沒關係」，睡眠不足會妨礙大腦排毒，提高患阿茲海默症風險；超時不眠，開車危險程度更形同酒駕。人睡好了，一切都好！《時代》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富比士》（福布斯）全球最有權勢女性、《赫芬頓郵報》創辦人雅莉安娜·赫芬頓從社會問題、產業、歷史、科學等各層面告訴你，人類無法靠意志力縮短對睡眠的生理需求，「睡足」才能發揮最佳創意、決斷力、記憶與學習力，打破超時工作與低效率的惡性循環。

亂世袁世凱

作者：帕特南·威爾
譯者：秦傳安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1912至1917年，是一個混亂的時代。辛亥革命之後，政局動盪，發生了一連串歷史大事件，清帝遜位、袁世凱稱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張勳復辟等等，袁世凱正當此歷史關頭，是了解這一時期重大問題的關鍵人物。本書作者是著名的中國通，1916年被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書中所記述的這段歷史，正是作者在中國政壇和報界最活躍的幾年，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改革如何與革命賽跑

書評

文：黃敏迪

改革能夠進行，自然優於血流漂杵的革命，歷史的車輪到了拐點上，如果能夠細心一點從容地拐過去，雖然看似緩慢一點，也總比粗魯地急拐彎要穩妥一些。勇敢在於魯莽與膽怯之間；慷慨在於浪費與吝惜之間；貞潔在於放蕩與寡慾之間；改革在於妥協與鬥爭之間，通過改革避免革命，智慧地把握好尺度使之完美，需要開放的胸襟，細膩不懈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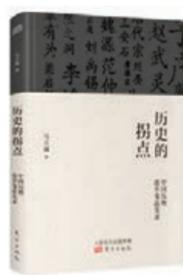
歷史是個坐標，延伸線的兩端，連接了過去和未來，那些歷史的屍骨也不斷透過厚重的土層，飄散出磷火微弱的光亮，為探究者提供新的線索。本書從子產改革開始，對歷史上發生的重要改革，重新進行了一次紀事本末式的梳理，為改革者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范仲淹曾經總結歷史經驗說：「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政有弊是常態，弊也是一部分人追求的利益所在，所以改革都是社會利益的再分配，不可能皆大歡喜。而革命卻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白骨露於

野，千里無雞鳴」的人口大量減少，社會財富大量損失不說，好容易培育起來的社會文化品味，也往往再一次斯文掃地。而書中提到，「文革」中被關押近十三年之久的陸定一，曾說王安石改革是搞「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有趣而費人猜想的話題。

漫長的皇權統治之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改朝換代的革命，需要裹挾進最廣泛的無助群眾，但並不會讓這些最願意維護國家穩定的百姓，得到多少真正的實惠。所幸，世界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先進的理念，總在不斷引導人們走向民主自由。作者指出可以借鑒的是，從歐洲的歷史來看，法國大革命是個特例，其他國家大多進行的也是改革，而非疾風暴雨的革命。

本書的後半部分，通過從洋務運動到立憲運動，說明「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最後連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革命成功以後，為了強調自己的正確性而對這段歷史的詮釋，讓人讀起來也十分沉悶無趣。但

近年以來，學者們通過不同視角，從失敗者身上，總結出了有價值的經驗，從而使這段歷史有了新的意義。洋務運動「對於推動改革開放和工業化起步，居功至偉，彪炳史冊是抹殺不了的。」改革是一場智慧的博弈，結果是要各種條件取得平衡。洋務運動開啟了向世界先進文化學習的窗戶，培養了人才，也建立了一定的經濟實力。學者侯宜傑認為，清廷最後被迫同意改革的立憲「《十九信條》如果在一年前宣佈，哪怕是半年前宣佈，也會得到立憲派的同聲歡呼」，走到這一步，離不開社會在世界潮流影響下的變化，只是是清廷缺乏必須改革的智慧，從而導致了革命的發



《歷史的拐點》
作者：馬立誠
出版：東方出版社

生。而革命的一方，比如革命黨人吳越，為了阻止憲政而刺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是不是明智而無私之舉呢？還有「驅逐韃虜」的口號，也早有人質疑是民粹主義的政治操弄，滿族統治並非外國人侵，要驅逐他們去哪裡呢？所以「中國首次憲政始末，仍然能夠給我們留下多方面思考空間。」

余英時認為：「改革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一經發動，便如危崖轉石，非達平地不止。」改革絕非易事，「中國歷史上影響比較大的改革有十幾次，大的改朝換代也有十幾次。十幾次改革大都失敗了，而十幾次改朝換代都獲得成功。」為什麼跑不贏革命？是皇權統治下君子的不屑和不耐煩而總是敗在小人手下，還是先天不足的原因？如今又如何使改革跑贏革命？這些都值得深思。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